

王静安先生 著

靳德峻 编订

蒲 晋 补编

人间词话



王静安先生 著

人间词话

靳德峻 笺证

蒲 菁 补笺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晓谷

封面设计：高中成

封面题字：陈希仲

人 间 词 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6 印张2.5 插页4 字数43千

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400册

书号：10118·440

定价：0.29元

戚序

词者，曲子词之省称。其乐则燕乐二十八调，其体则肇自盛唐，初为民间歌谣，即《云谣集》杂曲子是也。中唐之世，刘、白试作，寥寥短章，体格未备。及晚唐五季，作手实繁，《握兰》、《金荃》，哀然成帙。降而两宋，此体大盛，苏、辛为豪放之祖，周、秦开婉约之宗，軼先越后，蔚为绝学；而论词之书，亦推宋人最精。张玉田《词源》二卷，艺林推重，珍逾南金，其书精研律吕，剖析毫芒，后人继作，万难企及；惟论词之处，则支离殊少条贯，且门户太狭，专主清空，失之偏宕。厥后元、明二代，若陆辅《词旨》、杨升菴《词品》外，作者尚众；然皆疏略，少所发明。清人论述，《白雨斋》及《蕙风词话》，最为时人推重。然求其推究文心，尽极精微，且本末赅备，条贯厘然者，

海宁王氏《人间词话》一编，尤有所长，论词主境界，不为虚无要渺之谈。其书旧有注本；然而诠释弗精，义蕴不显。于是成都蒲仲山先生为之补笺，取王氏之说而引申之，诠释详尽，妙达词心，斯实艺苑之南针，匪特有功王氏一家之书也。惟海宁治词，功力悉在小令，故《词话》之作，于南宋诸家深致诋诃。然俞仲茆云：“唐诗三变愈下。”宋词殊不然，欧、苏、秦、黄，足当高、岑、王、李，南渡以后，矫矫陡健，即不得称中宋晚宋也。尝试论之：梅溪思路雋爽，用笔轻灵，快剪风樯，了无滞迹，持救平钝之病，诚为良剂。梦窗以丽赡之才，吐沉雄之思，其开阖顿挫，潜气内转，正与美成同法。草窗、玉田，功力并胜，且身茹亡国之痛，凄怆悲吟，不能自己，其词《一萼红·登蓬莱阁》、《高阳臺·西湖春感》，类有寄托，非同泛响。今一例抹煞，诋为乡愿，平情而论，实失之苛。至于《清真》一集，极沈郁顿挫之观，两宋之世，一人而已。王氏少之。及后更著《清真先生遗事》，乃尽反前说，殆亦悔其少作。今备论其得失如此，俾读斯编者知所去取云尔。宿迁戚法仁序

原笺凡例

凡原书征引诗词，均录其全首以便参阅，其太长者则仅标其出处。

凡原书所引人名，均略著其姓氏、号别、籍贯等，其著作之有关文学者，亦略及焉。

凡原书所引书名，均著其作者及卷数等，并稍涉内容。

凡书中所引，有与原书不合者，亦略为疏通而辩明之。

人间词话补笺

成都仲山蒲 菁补笺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补 笺】词者父诗而子曲。（《词论》李笠翁曰：“上不似诗，下不类曲。”谭献跋冯煦词曰：“上不侵诗，下不堕曲。”）故先生是书，首以词与诗并举，末以词与曲并举。《艺苑卮言》：“‘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非律诗俊语乎？然是天成一段词也，著诗不得。”不知‘无可’二句，

元献又以之入于诗矣。元人乐府亦喜入诗。如马九皋《塞鸿秋》云：“凌歊臺畔黄山铺，是三千歌舞亡家处。

（‘三千歌舞’亦暗用许浑诗句。）望父山下乌江渡，是八千子弟思乡去。江东日暮云，渭北春天树。青山太白坟如故。”诎不佳耶？

【补 笺】近三百年来说诗者，王士禛之神韵说，屈复之寄托说，赵执信之声调说，翁方纲之肌理说，沈德潜之格调说，袁枚之性灵说，舒位之才气说，而先生则持境界说也。

【补 笺】先生论词，以五代、北宋为独绝。揆以清人之说：徐钊《词苑丛谈》虽未明言所宗，而朝鲜仇元吉贻诗云：“中朝携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亦可知其志趣矣。此与先生不同之同也。毛奇龄《西河词话》以辛弃疾、蒋捷为别调。此与先生不同也。朱彝尊《词综·提要》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南渡。此与先生有同有不同也。陈维崧《迦陵集》谓当步武苏、辛，

以五代、北宋为归。此与先生同也。张惠言《词选》、周济《四家词选》、戈载《宋七家词》、冯煦《六十一家词选》，多与先生同者也。要之诸家之说，先生偶及之，先生之说，则诸家所未梦见也。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补 笺】《诗·东山》：“果臝之实，亦施于宇。”理想也，如写境。《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写实也，如造境。至于《楚辞·湘夫人》起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山鬼》起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俱著予字。不知其为造境耶？写境耶？有我之境耶？无我之境耶？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原 笺】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幙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臺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宋庐陵人。有《六一词》及《六一诗话》行世。（补笺）传见《宋史》卷三百十九。《六一词》有毛刻《宋六十家词》本。

【原 笺】秦观《踏莎行》：“雾失楼臺，月

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限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观字少游，初字太虚，号淮海，宋高邮人。有《淮海词》三卷行世。（补笺）传见《宋史》一百四十四文苑传。《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有强村丛书本。

【原 笺】陶渊明《饮酒》诗第四首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渊明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后世称靖节先生，晋浔阳柴桑人。有集。

【原 笺】元好问《颖亭留别》诗：“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藉：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郁峥嵘，了不爱陵跨；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乱如麻。”好问字裕之，号遗山，金太原人，有《遗

山乐府》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由于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补 笺】 淮海诗：“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是得之静中。我静而物亦静。东坡诗：“捲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是得之动中。我动而物亦动。但静中有动，否则死象；动中有静，否则病态也。知神藏于静，精出于动二语。（东坡）至为探本。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取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补 笺】 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

返。”小谢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外物属自然，内物属人，若有为之过渡者。故曰互相关系，互相限制。及其写于文学也，外物内物之间，不著一字。故曰遗其关系限制之处。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补 笺】参考司空图《诗品》，袁枚《续诗品》，马荣祖《文颂》，因三家说多涉象征。

【补 笺】《蕙风词话》：“词境以深静为主。韩持国《胡捣练令》过拍云：‘燕子渐归春悄，帘幕垂清晓。’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静而见深。盖写境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境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词人往往有之。”此可备一格。

“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原 笺】宋祁《玉楼春》：“东城渐觉春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前留晚照。”祁字子京，卒谥景文，宋安州安陆人。有《出麾小集》及《西州猿稿》。（补笺）传见《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原 笺】张先《天仙子》：“水调 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归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悠悠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翠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先字子野，宋乌程人。有词一卷行世。（补笺）事略见《词人姓氏录》。《张子野词》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补 笺】《遁斋闲览》：“张子野郎中以乐

章擅名一时。宋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乎？’”可知人人心中有此境界，先生一语喝破。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原 笺】杜甫《水槛遣心》：“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杜甫唐人，字子美。本居襄阳，后徙河南巩县。有集六十卷。

【原 笺】杜甫《后出塞》二首：“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

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原 笺】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晚莺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原 笺】宋严羽字仪卿，一字丹丘，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人。有《沧浪诗话》及《沧浪诗集》。

【补 笺】《沧浪诗话》：“诗之法有五，曰兴趣，曰音节，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又曰：“论诗如论禅，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

者，一味妙悟故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余意先生当举妙悟，唯妙悟能兼五者。

【原 笺】清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有集行世。（补笺）郑方坤《清诗家小传》：“盖自来论诗者，或尚风格，或矜才调，或崇法律，而士禛独标神韵。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数者悉举诸此矣。”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原 笺】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按此词非出太白，乃晚唐人所依托，前人论之颇详，此沿误未暇改也。李太白名白，号青莲居士。唐陇

西人，后徙蜀之昌明。有集行世。

【补 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艺概》：“两首足抵杜陵秋兴，想其情景，殆作于明皇西幸之后。”辨其为依托者乃明人胡应麟《笔丛》。

【原 笺】范文正《渔家傲》：“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幙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文正名仲淹，字希文，宋祥符人。有《丹阳集》。（补笺）传见《宋史》卷三百十四。《诗余》一卷有强村丛书本。《归田诗话》：“予久羁关外，每诵此词，风景宛然在目，未尝不为之慨叹也。”然句语虽工而意殊衰飒。

【原 笺】夏英公《喜迁莺》：“霞散绮，月如钩，帘卷未央楼。夜凉银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 瑶台树，金茎露，凤髓香盘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宋夏竦字子乔，封英国公，卒谥文庄，江州德安人。有文

集行世。

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艳绝人，差近之耳。

【补 笺】张语见《词选·自序》。（原笺）张皋文名惠言，清武进人。著书等身，有《茗柯诗文集》行世。

【原 笺】温飞卿本名岐，后改庭筠，唐太原人。有《握兰》、《金荃》等集。（补笺）集佚。今强村丛书中有《金荃集》，并收韦庄诸人之作。读者可据《全唐诗》。

【原 笺】冯正中名延巳。一名延嗣，南唐广陵人，有《阳春集》一卷行世。（补笺）事略见《十国春秋》二十六。《阳春集》有四印斋刻本。

【原 笺】刘融斋名熙载，一字伯简。清江苏兴化人。有《艺概》及《昨非集》等行世。

“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

“弦上黄莺语”端已语也，其词品亦似之。

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原 笺】温飞卿《更漏子》：“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香雾薄，透帘幙，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原 笺】韦端已《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补笺)端已出处见后。

【原 笺】冯延已《菩萨蛮》：“娇鬟堆枕釵横凤，溶溶春水杨花梦。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锦壶催昼箭，玉佩天涯远。和泪试严妆，落梅飞晓霜。”

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

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原 笺】南唐中主《山花子》：“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李璟字伯玉，初名景通，昇之子。在位十九年。

【补 笺】《南唐二主传》见《新五代史》卷六十。二主词可据《全唐诗》。近人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最完善。《雪浪斋日记》：“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为高妙。’”按荆公误记。陆游《南唐书》：“冯延巳作《谒金门》云，‘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中主云，‘干卿甚事？’对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白雨斋词话》：“‘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沉之至，郁之至，

凄然欲绝。后主虽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原 笺】李重光南唐璟子，名煜，初名重嘉。史称李后主。在位十五年。有集行世。

【补 笺】《茗溪渔隐丛话》：“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花间集》可见矣。《更漏子》一词尤佳，其词云，‘玉鑪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按《艺概》所谓“精艳绝伦，类不出绮语”者，又不在此数也。王元美谓“温、韦艳而促”，盖他语虽镇纸，终以促见病，未若兹之近乎深美閼约也。

【补 笺】《论词杂著》：“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

《蕙风词话》：“韦文靖与温方城齐名，熏香掬艳，眩目醉心，尤能运密入疏，寓浓于澹。《花间》诸贤，殆少其匹。”

【补 笺】《诗薮杂编》：“后主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词。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论词杂著》：“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又云：“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也。”

《词辨》评：“后主之词，足抵太白诗篇，高奇无匹。”《艺苑卮言》：

“‘归来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致语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情语也。后主直是词手。”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

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原 笺】周介存名济，一字保绪，号未斋，晚又号止庵，清洛阳人。有《介存斋诗》及《味隽斋词》。（补笺）有《论词杂著》。

【原 笺】温、韦即温庭筠、韦庄。

【原 笺】李后主《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原 笺】李后主《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原 笺】《金荃集》唐温庭筠撰。唐《艺文志》及《宋志》俱载为十卷，而《文献通考》则载为七卷，别集一卷，是已非原本。后曾嗣立又采《文苑英华》、《万首绝句》所录为集外诗一卷以附之。（补笺）即《温飞卿诗集》。

【原 笺】《浣花集》蜀相韦庄撰，其弟蘧编。原本共五卷，后人析为十卷。又补遗一卷，则毛晋所增也。庄在蜀得杜甫浣花溪草堂，因以名集。（补笺）庄生平见《唐才子传》卷十。《浣花集》以四部丛刊本为易得。《浣花词》有先生辑佚本。

【补 笺】《艺苑卮言》：“《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

【补 笺】《半堂老人遗稿》：“莲峰居士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芝兰空谷，未足比其芳华，笙鹤遥天，讵能方兹清怨。后起之义，格调气韵之间，或日月至，得十一于千百者，小晏徽庙其殆庶几，断代南宋，嗣音阒然。盖闲气所钟，以为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补 笺】《家语》、《五仪解》：“哀公曰：寡

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补 笺】陆游《南唐书》：“后主天资纯孝，事元宗尽子道，居丧哀毁，杖而后起。专以爱民为急，蠲赋息役，以裕民力。论决死囚，多从末减，有司力争，乃得少正，犹垂泣而后许之。”

【补 笺】《古今词话》：“后主疎于治国，在词中不失为南面王，觉张郎中、宋尚书直衙官耳。”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原 笺】《水浒传》共有数种。著者亦有数人。

惟现行七十回本，乃金圣叹评本。只知书成于弘治、正德间，不详著者何人，或谓出于施耐菴之手。但施耐菴之名不见于任何记载，乃作者避祸之伪名也。

【原 笺】《红楼梦》，清曹霭撰。霭字雪芹，汉军正白旗人。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原 笺】尼采德人，生于一八四四年，卒于一九〇〇年。否定历史万能论，而宣传“超人”主义。其著作之最著者，有《查拉图如是说》，《反基督教道德底系统》，《尼采对华葛那偶像底微光》及诗集等。

【原 笺】宋道君《燕山亭》：“裁翦冰绡，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彫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宋道君即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在位二十五年，禅位于

皇太子，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靖康二年北狩。绍兴五年崩。（补笺）
《燕山亭》词题为见杏花作。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原 笺】《花间集》，赵崇祚编。凡十卷。以长短句自为一编者，自此集始。

【补 笺】《阳春集·序》：“冯公乐府，思深词丽，韵律调新，真清奇飘逸之才也。”《唐五代词选·序》：“正中翁上翼二主，下启欧、晏，正变之枢纽，短长之别流。”《艺概》：“冯正中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蕙风词话》：“《阳春集》为临川《珠玉》所宗，愈瑰丽，愈醇朴。南宋名家，霁丐膏馥，輒臻上乘。”《柳塘词话》：“诸家骈金丽玉，《阳春集》特为言情之作。”
《白雨斋词话》：“正中蝶恋花四阙，情词悱恻，可群可怨。”张惠言

《词选》：“《蝶恋花》三词，忠爱缠绵，宛然骚辩之义。”按诸家所评，胥不如先生以深美闳约为当。何以知其然耶？即以《蝶恋花》“六曲栏干偎碧树”一首论：《词辩》评云：“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周氏所谓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也。满眼游丝兼落絮，是感，一霎清明雨，是境，浓睡觉来莺乱语，是人，惊残好梦无寻处，是情。”

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度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原 笺】冯正中《鹊踏枝》即《蝶恋花》：“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或谓此为欧阳修词。

【原 笺】冯正中《醉花间》：“残雪小园春未到，池边梅自早。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山川风景好，自古金陵道。少年看却老。相逢莫厌醉金杯，别离多，欢会少！”

【原 笺】韦苏州《寺居独夜寄崔主簿》诗：“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苏州，唐韦应物，长安京兆人。有集行世。

【原 笺】孟浩然字浩然，唐襄阳人也。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疎雨滴梧桐。”举坐叹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后病疽发背卒。有集四卷。

【补 笺】《渔洋诗话》称其：“爱范德机‘雨止修竹间，流萤夜深至’。”余谓夺胎韦诗。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

但欧语尤工耳。

【原 笺】欧九《浣溪沙》：“隄上游人逐画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欧九即欧阳修。

【原 笺】晁补之字无咎，自号归来子，宋济州巨野人。有《鸡肋集》及《晁无咎词》。

【原 笺】冯正中《上行杯》：“落梅暑雨消残粉，云重烟深寒食近。罗幕遮香，柳外秋千出画墙。春山颠倒釵横凤，飞絮入帘春睡重。梦里佳期，只许庭花与月知。”

【补 笺】《词苑丛谈》：“欧公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本王摩诘诗‘秋千竞出垂杨里’。”

【补 笺】《复斋漫录》：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云：“世言柳耆卿之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比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词，

要皆绝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遶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按晁说可证先生前后之论：先生谓“淡语有味，浅语有致，惟淮海足以当之。”又谓“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出。”又谓“山谷词则隔矣。”余举此说，庶几九原可作，相视而笑。先生更谓“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云云，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然耆卿三语直沈著如太白。李后主《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气象何等，竟无嗣响者。惟陈简斋“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虽袭东坡诗语，自内充外腴之句也。此亦无人拈

出。

梅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

【原 笺】梅圣俞《苏幕遮》：“露隄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窈地春袍，嫩色宜相照。

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圣俞名尧臣，宋宣城人。有《宛陵集》。

【原 笺】冯正中《玉楼春》：“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纵目；北枝梅蕊犯寒开，南浦波纹如酒绿。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

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阙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徐调孚校注本，下有“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句。）

【原 笺】林和靖《点绛唇》：“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又是离愁，一阙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林逋字君复，宋钱塘人。隐西湖之孤山。卒赐谥和靖先生。不娶，以梅为妻，无子，以鹤为子。善行书，喜为诗，有集。

【原 笺】梅圣俞《少年游》：“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魂与离魂。更那堪疎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按此云“永叔《少年游》”，永叔当为圣俞之误。下“问隔与不隔”段有云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云云，则知所取之《少年游》

固梅氏者也。欧阳公《少年游》三阕内无是句。此偶误。

【原 笺】冯正中《南乡子》：“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消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倖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阳春泪几行。”

【补 笺】孙光宪《浣溪沙》：“一庭疎雨湿春愁”《词品》“秀句也”。《蜀中诗话》：“李后主‘细雨湿流光’，本此。”按《诗话》误。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原 笺】《诗·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邈洵从之，道阻且长；邈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邈洵从之，道阻且跻；邈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

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邇洄从之，道阻且右；邇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原 笺】晏同叔《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别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采鸾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同叔名殊，宋抚州临川人。有《珠玉词》及文集行世。（补笺）传见《宋史》卷三百十一。《珠玉词》有毛刻《宋六十家词》本。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原 笺】《诗·小雅·节南山》第七章：“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原 笺】陶渊明《饮酒》诗第十九首：“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补 笺】百草句冯正中词。引见前。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原 笺】柳永《凤棲梧》（即《蝶恋花》）：

“佇立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

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初名三变，字耆卿，宋崇安人。景祐元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有《乐章集》三卷行世。（补笺）《乐章集》有毛刻《宋六十家词》本。

【原 笺】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星陨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宋历城人。有《稼轩长短句》行世。按所引与原词不同，或误。（补笺）传见《宋史》卷四百一。《稼轩长短句》十二卷有商务印书馆本。

【补 笺】江津吴碧柳芳吉曩教于西北大学，某举此节问之，碧柳未能对。嗣入都因请于先生。先生谓第一境即所谓世无明王，栖栖皇皇者。第二境是知其不

可而为之。第三境非归与归与之叹与。《湘山野录》：“李后主神骨秀异，駢齿，一目有重瞳。笃信佛法。殆国势危削，叹曰‘天下无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著杂说百篇以见志。”然则具周思孔情乃为大词人。余持此说，亦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原 笺】欧阳永叔《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按引作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阳（按引作城）花，始共（按引作与）春（按引作东）风容易别。”

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

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原 笺】冯梦华名煦，清人。有《宋六十一家词选》。

【原 笺】小山即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殊之幼子。有《小山词》二卷。（补笺）
《小山词》有毛刻《宋六十一家词》本。

【原 笺】方回，贺铸字，自号庆湖遗老，宋卫安人。有《东山寓声乐府》三卷。（补笺）
传见《宋史》卷百四十三文苑传。词有强村丛书本。

【补 笺】《序例》又云：“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余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俊，

耆卿之幽秀，犹若瞠乎后者，况其下耶。”《宋四家词选》：“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又曰：

“少游意在含蓄，故少重笔。”《苕溪渔隐丛话》：“李易安云，秦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

【补 笺】黄山谷《小山集》叙：“叔原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句法，精壮顿挫，能动人心。其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合者高唐神女之流，下者不减《桃叶》、《团扇》。”《惠风词话》：“《小山词》从《珠玉》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具。《珠玉》比花中之牡丹，小山其文杏乎。”按叔原《临江仙》云：“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絃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矜贵之气扑人。故《碧鸡漫志》谓其“如金陵王谢子弟也。”

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补 笺】少游词引见前。《项安世家说》：“少游词原作杜鹃声里斜阳树，宣和间歌者避英宗嫌名，改为暮。”《乐府余论》：“今《郴州志》改作斜阳度。”《冷斋夜话》：“东坡读‘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叹曰‘少游已矣，虽万身何赎！’”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

【原 笺】《诗·郑风》风雨第三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原 笺】“山峻高以蔽日兮”云云。《楚辞·

九章·涉江》内句也。全文太长，不录。此章世称屈原所作。原名平，楚之同姓也。有《离骚》及《渔父》、《九章》、《天问》诸作。（补笺）《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

【原 笺】王绩《野望》诗：“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按引作尽）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绩字无功，隋末龙门人，善为诗。

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原 笺】昭明太子即萧统，梁武帝长子，字德施，小字维摩。有《文集》及所选《文选》三十卷行世。

【原 笺】薛收，唐人，字伯褒。

【补 笺】白石事略见后。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原 笺】雅、郑，即雅乐与郑声也。

【原 笺】周邦彦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宋钱塘人。有《清真集》及《片玉词》行世。（补笺）传见《宋史》卷四百四文苑传。《片玉词》即《清真集》，有毛刻《宋六十家词》本。《清真词》有四印斋刻本。

【补 笺】美成词如《少年游》赠李师师云：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宋四家词选》评云：

“此亦本色佳制也。本色至此便足，再过一分，便堕山谷恶道。”按此真美成本色矣。《艺苑卮言》：“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艺概》：“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词莫先于

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真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学则不知终日萦心何处矣。”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补 笈】《清真集·序》：“抚写物态，曲尽其妙。”《攻媿集·清真先生文集序》：“乐府传播，风流自命，顾曲名堂，不能自己。”《藏一话腴》：“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伎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直斋书录解題》：“美成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混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词源》：“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

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原 笺】周美成《解语花》：“风消绛蜡，露浥红莲，灯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澹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惟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

【原 笺】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宋四明人。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四卷。（补笺）《梦窗词》有毛刻《宋六十家词》本。

【原 笺】少游《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珠帘半捲，单衣初

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玉珮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照人依旧！”《花菴词选》注曰：“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可复改矣。又问别作何词。秦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云，‘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补笺）按下文云：“秦问先生近著。东坡云：‘亦有一词说楼上事。’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在坐，云，‘三句说尽张建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此当引出。因苏词

意足不暇代也。

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霸岸’等字。”若唯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

【原 笺】沈伯时名义父，履贯未详，疑宋理宗时人。有所撰《乐府指迷》。（补笺）四库题为《沈氏乐府指迷》，示别于张炎之《乐府指迷》。

【原 笺】《致虚阁杂俎》有云：“唐天宝十三载，宫中下红雨，色如桃。”

【原 笺】“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自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之意。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

厚。及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桃花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其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补笺）刘尚书，刘禹锡也。见《全唐诗话》。

【原 笺】“韩翃将妓柳氏归，置都下。因安史之乱，盗覆二京，三岁不迓。寄以诗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时柳氏已祝发为尼，因哭云：‘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按章台西汉长安一街名也。

后柳氏为番将沙吒利所虏，虞侯许俊复夺而归于翊。许尧佐有《章台柳传》。

【原 笺】霸岸在陕西长安县。两岸多种柳树，送别于此者，折柳枝以赠行者。故李益诗云：“杨柳含烟霸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罗隐诗云：“柳攀霸岸狂遮袂，水忆池阳漾满心。”

【原 笺】《提要》云：“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须用‘章台’、‘霸岸’等字，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

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轻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原 笺】周美成《苏幕遮》：“燎沈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

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按《青玉案》当为《苏幕遮》之误。

【原 笺】姜白石《念奴娇》：“闹红一舸，记来时常与鸳鸯为侣。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洒菰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田田多少，几回沙际归路。”白石名夔，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宋鄱阳人。有《白石词》五卷。（补笺）事略见《词人姓氏录》。《白石道人歌曲》有通行本。

【原 笺】姜白石《惜红衣》：“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余无力。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岑寂，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

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籍。维舟试望，故国渺天北。可惜渚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问甚时，同赋

三十六陂秋色？”

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而似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作。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原 笺】苏东坡《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似，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原 笺】章质夫《水龙吟》：“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菁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毯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

游荡，有盈盈泪！”质夫名槩，宋蒲城人，卒谥庄简。

【补 笺】《曲洧旧闻》：“章槩作《水龙吟》咏杨花，其用事命意，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深韵谐婉，便觉章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故晁叔用云，‘毛嫱西施，洗尽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艺概》：“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即不离也。”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句何如耶？

【原 笺】史邦卿《双双燕》：“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誇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棲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

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邦卿名達祖，号梅溪，宋汴人。有
《梅溪词》二卷。（补笺）词有毛刻
《宋六十家词》本。

【原 笺】姜白石《暗香》：“旧时月色，算几
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
清寒与攀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
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
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
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
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
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原 笺】姜白石《疏影》：“苔枝缀玉，有翠
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
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
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
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
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
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
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
时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原 笺】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
相忆见寄》：“东阁观梅动诗兴，还

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迎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

【补 笺】《词源》：“东坡《水龙吟》，后片愈出愈奇，足压倒今古。”《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姜尧章云，‘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将春燕形神画出矣。”《砚北杂志》：“小红，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艺。成大请老，姜夔诣之。一日授简徵新声，夔制《暗香》、《疏影》两曲，成大使二伎习之，音节清婉。成大寻以小红赠之。其夕雪，过垂虹，赋诗曰，‘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林路，回首烟波廿四桥。’”

《芬陀利室词话》：“词源于诗，虽小小詠物，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詠物，南宋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云云。”然先生固就词论词也。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原 笺】姜白石《扬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如今重到须惊。纵荳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原 笺】姜白石《点绛脣》：“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

【原 笺】高树晚蝉，姜白石《惜红衣》词句也。全词见前。

【补 笺】《词源》：“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此平易中有句法。

间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被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补 笺】《金陵野录》：“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

为至。”

【原 笺】陶、谢即陶潜、谢灵运。灵运小名客儿，南朝宋下邳人，因袭封康乐公，故世称为谢康乐。有诗文传世。

【原 笺】延年即颜延之，南朝宋临沂人。

【原 笺】山谷即黄庭坚，字鲁直，号涪翁，又自号山谷道人，宋分宁人。有《内外集》及词行世。（补笺）传见《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传。词有毛刻《宋六十家词》本。

【原 笺】《南史》谢惠连传：“族兄灵运，尝于永嘉西草堂诗思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为工。”

【原 笺】薛道衡《昔昔盐》：“垂柳覆金堤，靡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道衡字玄卿，隋汾阴人。有集七十卷。

【原 笺】欧阳公三字，当作梅圣俞，此王先生原误也。（补笺）《少年游》词引见前。

【原 笺】姜白石《翠楼吟》：“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簷牙飞翠。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拔清愁，花消英气。西山外，晚来还捲，一簾秋霁。”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原 笺】《古诗十九首》第十五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

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原 笺】《古诗十九首》第十三首：“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絜与素。”

【原 笺】鲜卑民族《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补笺）
《乐府广题》：“北齐神武攻周王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悲愤病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王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丁福保曰：“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语，故其句长短不齐。”

【补 笺】：“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

月。”（欧阳修《玉楼春》引见前）
 言情如此，方为不隔。蔡伸《柳梢青》
 “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风月。”
 则须隶事矣。“绿杨楼外出秋千。”

（欧阳修《浣溪沙》引见前）写景如
 此，方为不隔。向子諲《鹧鸪天》“几
 处秋千懒未收，花梢柳外出纤柔。”
 则须粉饰矣。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
 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
 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补 笺】《词源》：“‘春草碧色，春水绿波，
 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矧情至于离
 别，哀怨必至，苟能调感 怆 于 融 会
 中，斯为得矣。白石《琵琶仙》云，
 ‘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
 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 奇 绝。春 渐
 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鹄。十
 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 又
 还是宫烛分烟，奈愁里匆匆换时节，
 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榆荚。千万缕

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云云。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鍊，得言外意，有如‘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乃为绝唱。”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之词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补 笺】《乐府指迷》：“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

【原 笺】剑南即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宋山阴人。有《剑南诗》、《放翁词》、《南唐书》及《渭南文集》等行世。（补笺）传见《宋史》卷三百九十五。《四

库提要》：“杨慎《词品》谓其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

【补 笺】《后村诗话》：“稼轩公所作，大声镗镳，小声铮铄，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秾艳细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词苑丛谈》：“黎庄曰，‘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于词。今乃欲与搔头傅粉者比，是岂知稼轩者。’王阮亭谓‘石勒云，大丈夫当磊磊落落，终不学曹孟德、司马仲达狐媚，稼轩词当作如是观。’余谓有稼轩之心胸，始可为稼轩之词，今粗浅之辈，一切乡语猥谈，信笔涂抹，自负吾稼轩也。岂不令人齿冷！”《词品》：“辛稼轩，自非脱落故常，未易闢其堂奥。”《金粟词话》：“稼轩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轩一字，辄纷

纷为异同之论，宋玉罪人，可胜三叹。”《远志斋词衷》：“稼轩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从《南华》、《冲虚》得来。然作词之多，亦无如稼轩者。中调小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莲子居词话》：“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艺概》：“张玉田甚称白石而甚不取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轻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何后人过分门户耶？”《论词杂著》：“后人以粗豪学稼轩，非独无其才，并无其情。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白雨斋词话》：“稼轩词中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沈郁。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余按蒋捷、刘克庄（刘过亦学稼轩）善学稼轩者也。录词于此，

以资比较：蒋捷《虞美人》云，“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较之稼轩《丑奴儿》云，“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箇秋。”（梦窗《唐多令》‘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出此）刘克庄《玉楼春》云，

“去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

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上事，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洒水西桥畔泪。”

较之稼轩《鹧鸪天》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幃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觮，汉箭朝飞金仆姑。思往事，叹

今吾，东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雅量高致

已输一筹！更就情韵言：稼轩《小重山》咏茉莉云，“倩得薰风染绿衣。

国香收不起、透冰肌。略开些个未多

时。窗儿外、却早被人知。越惜越娇痴！一枝云鬓上、那人宜。莫将他去比荼蘼，分明是、他更韵些儿。”蒋捷《霜天晓角》咏折花云，“人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折去，知折去向谁家？簷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说与折花人道，须插向鬓边斜。”木强乏韵。知学稼轩大不易易。余得取其词中一语以评之曰，“分明是他更韵些儿。”郑板桥曰：“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苏、辛；老年淡忘学刘、蒋，”尚未中的。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补 笺】稼轩《念奴娇》题东流村壁，《词辨》评云：“大踏步出来，与眉山同工异曲。然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此喻可作“旷”字“豪”字注脚。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

免局促辕下。

【补 笺】《蕙风词话》：“东坡、稼轩其秀在骨，其厚在神。”《论词杂著》：“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宋四家词选》：“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色谥，而若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沈著痛快，有辙可寻，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固未可同年而语也。”《艺概》：“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犖，悉出于温柔敦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矣。”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原 笺】梦窗即吴文英。梅溪即史达祖。玉田即张炎。均见前。草窗即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萧斋，又号弁阳啸翁，宋济南人。有《草窗词》（又

名《蕙洲渔笛谱》)。中麓即李开先，字伯华，明章邱人。有《闲居集》十二卷，收入提要。(补笺)“收入提要”四字，当易为“四库著录”。《草窗词》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补 笺】《论词杂著》：“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扞箠也。稼轩勃郁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

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原 笺】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嫦娥不嫁谁留？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

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补 笺】梅溪喜用“偷”字：如《绮罗香》春雨云，“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催偷春暮。”《祝英台近》云，“正凝竚，芳意欺月矜春，浑欲便偷去。”《齐天乐》赋橙云，“犀纹隐隐莺黄嫩，篱落翠深偷见。”又湖上即席云，“阑干斜照未满，杏墙应望断，春翠偷聚。”《夜合花》云“轻衫未揽，犹将泪点偷藏。”《东风第一枝》春雪云，“巧沁兰心，偷沾草甲。”《三姝媚》云，“讳道相思，偷理绡裙，自矜腰袂。”

【原 笺】周、史即周邦彦，史达祖。

介存谓“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

荡绿波，抚玩无极，迫寻已远。”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

【原 笺】吴梦窗《踏莎行》：“润玉笼绡，檀樱倚扇，绣圈犹带脂香浅。榴心空叠舞裙红，艾枝应压愁鬟乱。午梦千山，窗阴一箭，香瘢新褪红丝腕。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

【补 笺】《宋四家词选》：“梦窗由南追北。”
《蕙风词话》：“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

【补 笺】梦窗《唐多令》云：“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张炎谓“最为疏快不质实。”介存或指此等耶？

梦窗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一语以评之曰：

“映梦窗凌乱碧。”玉田之词，余得取其

词中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

【原 笺】吴梦窗《秋思》：“堆枕香鬟侧，骤夜声、偏称画屏秋色。风碎串珠，润侵歌板，愁压眉窄。动罗篴清商，寸心低诉叙怨抑。映梦窗，零乱碧。待涨绿春深，落花香泛，料有断红流处，暗题相忆。欢酌。簷花细滴。送故人、粉黛重饰。漏侵琼瑟。丁东敲断，弄晴月白。怕一曲、霓裳未终，催去骖凤翼。叹谢客、犹未识。漫瘦卻东阳，灯前无梦到得。路隔重云雁北。”

【原 笺】张玉田《祝英台近》：“水痕深，花信足，寂寞汉南树。转首清阴，芳事顿如许。不知多少消魂，夜来风雨。犹梦到、断红流处。最无据。长年息影空山，愁入庾郎句。玉老田荒，心事已迟暮。几回听得鹃啼，‘不如归去。’终不似、旧时鸚鵡。”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

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

【原 笺】谢灵运《岁暮》：“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已催。”

【原 笺】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顾见京室，宫雉正相望；金波丽鸂鶒，玉绳低建章。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爵罗者，寥廓已高翔。”朓字玄晖，南齐下邳人，与灵运等同为玄之后。有《谢宣城集》。

【原 笺】“中天悬明月”，杜甫《出塞》句也。全诗见前。

【原 笺】王维《使至塞上》诗：“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一作衔命辞天阙，单车

欲问边)。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按引作黄误）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吏，都护在燕然。”

维字摩诘，唐河东人（或谓祁人）。有诗四卷。

【原 笺】纳兰容若《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容若原名成德，后改名性德，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之子。有《饮水》、《侧帽》词。

（补笺）词有通行本。

【原 笺】纳兰容若《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谓。”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补 笺】《关陇輿中偶忆编》：“《饮水词》以小令为佳，得南唐李后主意。”

【补 笺】容若，亦古人之伤心人也！集中丁巳

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粧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能复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此深伉儷之情也。顾贞观《弹指词·金缕曲》寄吴汉槎，自注：“容若见之，泣曰，‘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当以身任之’。余曰，‘人寿几何？公子乃以十年为期耶？请以五载！’公子许之。未几，汉槎生入玉门关矣。”此尚任侠之义也。故其为词，至性流露。清初以来，亦一人而已。

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宋、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

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原 笺】按陆氏之跋《花间集》凡二：其一称“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出于无聊。”其二即此所引者，但“唐宋五代”数字，《从刊》及《提要》俱作“唐季五代。”疑作唐季五代是也。盖若称“唐宋五代”则必曰“唐五代宋矣”。驳之亦未称宋可证。提要驳第一跋曰：“不知惟士大夫流宕如此，天下所以岌岌。游未反思其本耳。”驳第二跋曰：“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以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原 笺】陈卧子名子龙，更字人中，号大樽，明松江华亭人。有《诗问略》行世。

【补 笺】卧子佯狂为大言。即以先生下章作答

可矣。毛稚黄曰：“宋人词才，若天纵之，诗才，若天绌之。宋人作词多绵婉，作诗便硬，作词多蕴藉，作诗便露，作词颇能用虚，作诗便实，作词颇能尽变，作诗便板。”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补 笺】《艺苑卮言》：“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

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水，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矣。

【原 笺】《花庵词选》宋黄昇编，凡二十卷。前十卷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始于唐李白，终于北宋王昶，方外闺秀各为一卷附焉。后十卷曰《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始于康兴之，终于洪璚。黄昇字叔阳，号玉林，闽人。《草堂》即《草堂诗余》，武林逸叟编。词家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自此书始。凡四卷。武林逸叟不详何人。此书旧传为南宋人所编。（补笺）《花庵词选》有四部丛刊题明覆宋刊本。《草堂诗余》有四部丛刊影明刊本。

【补 笺】胡适《词选·序》：“词之无题，因内容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著题。题底

或别有寄托，但题面仍不出男女艳歌，所以不用特别标题。”余按此说亦未尽然。当时词之无题，因调即题也。“苏小门前柳万条”，温庭筠《杨柳枝》句也。“去年沙嘴是江心”，皇甫松《浪淘沙》句也。“石榴花发海南天”，欧阳炯《南乡子》句也。可以类推。朱彝尊《词综·发凡》亦曾及此。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补 笺】先生《元剧之文章》：“元曲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原 笺】《长恨歌》，白居易所作。居易字乐天，唐下邳人。有《长庆集》七十一卷。梅村即吴伟业，字骏公，清太仓人。有《梅村集》。

【补 笺】《梅村集·提要》：“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甚，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陈石遗《谈艺录》：“梅村运典则嫌铺砌。”余按《词源》：“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折碎下来，不成片段。”好隶事者亦正坐此弊。如梅村《圆圆曲》：“换羽移宫，珠歌翠舞”，成何语耶？

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韵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

【补 笺】《词源》杨守斋作词五要，第一要择腔，“腔不韵则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飒，《帝台春》之不顺，《隔浦莲》之寄煞，《斗百花》之无味是也。”此与先生说相发明。

【补 笺】《古今词论》：“张玉田曰，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绝句。盖于数句间，要无闲句字，要有闲意趣，末又要有余不尽之意。俞仲茅曰，小令佳者最为警策，令人动褰裳涉足之想。第好语往往前人说尽，当何处生活。长调尤为亹亹，染指较难，盖意窘于侈，字贫于复，气竭于鼓，鲜不纳败。此于兵法，知难可焉。李东琪曰，小令叙事须简净，再着一二景物

语，便觉笔有余闲，中调须骨肉停匀，语有尽而意无穷；长调切忌过于铺叙，其对仗处，须十分警策，方能动人，设色既穷，忽转出别境，方不窘于边幅。”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草共忧乐。

【补 笺】此章即上章注脚。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轹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

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原 笺】《古诗十九首》第二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原 笺】《古诗十九首》第四首：“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轲常苦辛。”

【原 笺】《论语·子罕第九》：“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补 笺】《元剧之文章》：“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

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按本此旨，可作上下古今观，文学始有自性。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原 笺】马东篱名致远，元大都人。所作曲存于《元曲选》中者，凡《青衫泪》、《岳阳楼》、《陈抟高卧》、《汉宫

秋》、《荐福碑》、及《任风子》等。

（补笺）《元曲选》，明臧晋叔编，共录杂剧一百种。有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补 笺】此词，《庶斋老学丛谈》及元刊乐府新声均不著名氏，《尧山堂外纪》以为马致远撰，朱竹垞《词综》仍之。周德清评东篱套曲为万中无一。余谓此曲亦然。但或从淮海词“夕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出来。吴西逸《天净沙》云，“江亭远树残霞，淡烟衰草平沙，绿柳阴中系马。夕阳西下，水村山郭人家。”二阙相衡，奚止上下床之别。意境如此，真万中无一也。姚牧菴《凭阑人》詠寄征衣云，“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情韵如此，党亦万中无一耶？

【补 笺】《词综·发凡》：“元人小曲，如《乾荷叶》、《天净沙》、《凭阑人》、《平湖乐》（一名《小桃红》）等调，平、上、去，三声并用。往往编入词集。”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

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

【原 笺】白仁甫名朴，一字太素，号兰谷，元隰州人，后居真定，故又为真定人。著有《天籁集》二卷，及《元曲选》中《秋夜梧桐雨》、《墙头马上》二剧。

【补 笺】《天籁集》，四库著录。《提要》则谓其“清雋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先生以粗浅之甚目之，是犹目叔夏为玉老田荒也。《天籁集》有四印斋刻本。

补笺跋

居见同里者多倚声，多宗樊榭。樊榭领袖浙派，取法南宋，而所成幽蒨苍栗，直有吴文英、张炎之胜。学步者性与才交绌，且受律缚，以故骈金儷玉，乞涂泽为工，意境辞语不相入。斯道不亦可废耶？词之创统，洎乎中叶，大氏氏于乐府，寝假焉，徒资教坊以为质者。夫情之流畅，岂必于檐第燕昵，昕夕暝笑，乃得为之所，甚矣，慧业之不可不检也！是以王氏论词，宗五代、北宋，盛推太白、后主、延巳、六一、东坡、稼轩、饮水诸作，而于梦窗、梅溪、草窗、玉田、中麓辈，则深致不满。世之读者，于王氏亦当观其雅量高致。而仲山先生于稼轩尤三致焉。淄澠之水，易牙辨之。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道也，进乎技矣。冰雪绝代，是岂铅华妇人所能办。准是而

求诸野，马群遂空。至于补笺引证繁博，要归精
审，则话之中又有话云。弟子河间邢恕

附参考书目 版本不一则举其易得者

古今词论 清王又华 词学全书本

艺苑卮言 明王世贞 谈艺珠尘本原在四部稿内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 元杨朝英 四部丛刊本

渔洋诗话 清王士禛 通行本

教育大辞书 朱经农等 商务印书馆本

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 世界书局出版

文学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 吴文祺 商务印书馆

小说月报

中国文艺批评史 陈钟凡 中华书局本

词苑丛谈 清徐 钊 通行本 海山仙馆丛书 本较善

西河词话 清毛奇龄 西河合集本

词 综 清朱彝尊 四部备要本

迦陵集 清陈维崧 四部丛刊本

词 选清张惠言 四部备要本

四家词选清周 济 滂喜斋刻本 共四十人曰四家者
以周辛王吴为冠

宋七家词清戈 载 光绪刊本

六十一家词选清冯 煦 光绪刊袖珍本 十二卷
即约毛刻名家词

唐五代词选清成肇麟 光绪刊本

毛 诗阮刻十三经本

楚 辞补注本

淮海集宋秦观 四部丛刊本

五总志宋吴 炯 知不足斋丛书本

文 选广州本

词人姓氏录在历代诗余中

遁斋闲览苕溪渔隐丛话引

沧浪诗话宋严 羽 通行本

清诗家小传清郑方坤 艺苑掇华本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宋黄 升 四部丛刊本

艺 概清刘熙载 通行本

归田诗话明瞿 佑 知不足斋丛书本

雪浪斋日记诗人玉屑引

南唐书宋陆 游 陆放翁全集本

白雨斋词话清陈廷焯 光绪二十年刊本 在白雨斋
丛著内

苕溪渔隐丛话宋胡 仔 海山仙馆丛书本

论词杂著清周 济 光绪重刊本 原刻词辨后

蕙风词话况周颐 惜阴堂丛书本

即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

诗薮杂编明胡应麟 明刻本 即少室山房笔丛

词辨评清谭 献 半厂丛书本 评周济词辨

半堂老人遗稿王鹏运 刊本

家 语魏王 肃 通行本

古今词话清杨 倬 中央研究院排印本

阳春集唐圭璋词话丛编四印斋本 知不足斋丛书中有

阳春集乃米友仁撰

柳塘词话清沈 雄 词话丛钞本 词话丛钞况周颐编

王文濡补石印本

复斋漫录诗人玉屑引

湘山野录宋释文莹 说库本

碧鸡漫志宋王 灼 通行本

项氏家说宋项安世 聚珍版丛书本

乐府余论清宋翔凤 缪荃孙刻本 缪有云自在龕汇刻

名家词

- 冷斋夜话宋释惠洪 稗海本
- 攻媿集宋楼 钥 四部丛刊本
- 话 腴宋陈 郁 学海类编本
- 直斋书录解题宋陈振孙 杭刻本
- 词 源宋张 炎 粤雅堂丛书本
- 全唐诗话宋尤 袤 历代诗话本
- 曲洧旧闻宋朱 弁 知不足斋丛书本
-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宋黄 升 四部丛刊本
- 砚北杂志元陆友仁 唐宋丛书本
- 芬陀利室词话清蒋敦复 词话丛钞本
- 金陵野录诗人玉屑引
- 乐府广题乐府诗集内
- 全两汉三国六朝诗丁福保 医学书局本
- 乐府指迷宋张 炎 广百川学海本
- 后村诗话宋刘克庄 后村大全集本
- 关陇舆中偶忆编清张祥河 说库本
- 元剧之文章静安先生宋元戏曲史内
- 陈石遗谈艺录陈 衍 中华书局本
- 词 品明杨 慎 函海本
- 金粟词话清彭孙遹 词话丛钞本
- 远志斋词衷清邹只谩 词话丛钞本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通行本

莲子居词话 清吴衡照 振绮堂本

庶斋老学丛谈 金盛如梓 知不足斋丛书本

少室山房笔丛 明胡应麟 万曆刻本